

品 味 人 生 丛 书



银杏集

杨军 周铭 王立国◎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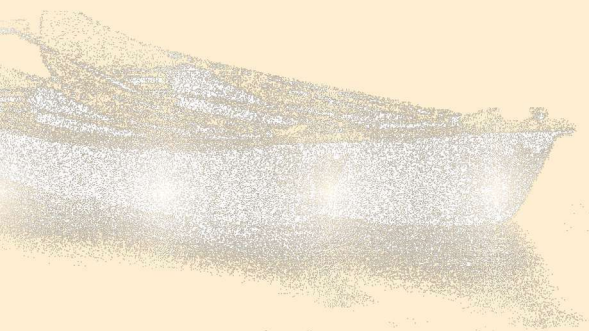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品 味 人 生 丛 书



银杏集

杨军 周铭 王立国◎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杨军 周铭 王立国◎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杏集 / 杨军, 周铭, 王立国主编.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8
(品味人生丛书)
ISBN 978-7-5482-3521-7

I. ①银… II. ①杨… ②周… ③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8793 号

策划编辑: 蔡红华
特约编辑: 周元晖
责任编辑: 徐曼
封面设计: 刘光火
版式设计: 王嫣一
内文插画: 王嫣一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521-7
定 价: 106.00 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 182 号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7461883。

银杏集

鳳樵署



张文勋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

上苑多銀杏，高枝挂月
華。柔情千葉秀，傲骨
一枝斜。盛夏留窗綠，
深秋遍地霞。爭春恥奉
意，笑看滿園花。

銀杏讚

九十三歲

張文勛題

上海書畫院同學會



序

李建宇

序

打开《银杏集》，仿佛打开了云南大学云兴霞蔚的风雅气象。

大学之魅力，既因其学问高深宏博，还因其灵动的校园中，总在繁衍着疏影横斜、奇花异树般的健康人文生态，此生态亦即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所言的大学在研究与教学之外尚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牛津、剑桥以此闻名于世，哈佛、耶鲁、海德堡及西南联大亦无不在学术生活之外，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这种生活造就了大学的气质与品格。令人欣悦的是，《银杏集》正好呈现了我校百年学府“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之一叶。展阅全卷，感悟良多。

大学有诗意。诗是心灵的声音，以学问沁润心灵的大学，必定富有诗意。大学有诗意，学者往往有诗情，如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潘光旦、钱穆，前者是大社会学家，后者是大历史学家。前者在勤勉著述时，感时忧世，著有《铁螺山房诗草》，“举头不惑天行健，着脚方知国步艰”，尽显背负和才情。后者在学术研究中，依然诗情满溢，别开生趣，有其笔记为证：他蛰伏在宜良乡下一隅，写《国史大纲》，他如是描述自己的居处：“院中有一白兰花树，极高大，春节花开清香四溢；道士采摘赴火车站，有人贩卖去昆明。张妈以瓶插花置余书桌上，其味浓郁。楼下阶前流泉，围砌两小潭蓄之。潭径皆两尺许，清泉映白瓷，莹洁可爱，张妈以中晚两餐蔬菜，浸其中，临时取用，味更鲜美……”虽是笔记小品，然而清丽滋润，诗意流淌。

同样，《银杏集》为我们鲜活地展现了学蕴深厚的云南大学的诗意，展现了诸多朴厚方重的学者的诗情与诗才。“楼台依旧林木旺，钟声清悠书声甜”，是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刘绍怀教授对百年校园弦歌不辍，人才

辈出，欣欣向荣的诗意表达；“白果金叶储新枝，银杏翠玉尽春心”，系国际关系学院杨军教授的秀句；从孔子“思无邪”，论到湖畔诗派“爱的吟唱”，是档案学者周铭老师的诗识。总之，我们云南大学的诸多学者右手研学，左手写诗，高歌低咏、朗吟曼诵间，一派诗画风流。

大学有情义。大学的师生情，在于智慧启明、心灵交响，大学的同窗义，在于学术砥砺、志趣相投，所以大学的情义往往超越于一般世俗情义，高贵而久远。古今中外，关于大学的诸多叙述中，最能动人情肠、引人怀想的，往往也就是那份师生情、同窗义。汪曾祺与沈从文先生，罗尔纲与胡适先生，余英时与钱穆先生，笃诚相惜，如金如玉，其情其义，至今感人至深。《银杏集》以“拾级问道”的师生情义，置于书首，可谓意味深长。书中，一向“十分冷淡存知己”的石鹏飞教授，写到乃师吴进仁先生爬上七楼，来求自己为其孙子找工作，“心中一酸”；云大原校长吴松教授，在等候自己老师张尚仁先生来上课时的恭敬，皆是至情至义，可圈可点。

大学有故事。大学兼容并包，会泽百家，所以大学呵护与养育个性，有个性，才会有故事。故事文化，也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魅力的大学，当然是那些有故事的大学。大家不会忘记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抱斗鸡跑警报的故事，不会忘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拜伦牵着他的宠物熊散步的故事。正是因了这些标新立异的人事，大学才变得元气淋漓，独领风骚。云南大学也有着如许众多、有趣有味的故事，令人悠然怀想：不说刘文典先生的狂狷，不说张文勋先生的高雅，单说《银杏集》中校工武文忠殷勤挑水育银杏林的故事，敲钟老人与钟楼毕生相守的故事，也让云南大学盎然生动。

大学有文脉。大学在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之中，传承着文明，所以大学有文脉，且文脉越长，学校的积淀越厚，越能源远流长，厚积薄发。“贡院文脉数百年”“后人续写前人篇”，刘绍怀教授一语道明云南大学的悠久文脉以及一代又一代云大人不懈奋斗，谱写华章的情景。

《银杏集》可贵者，不仅溯往，也重开来，其中收录了众多鸣声清越的

“雏凤清声”，或记游，或状物，或写景，有情、有趣、有品，读来落英缤纷，清风拂面。这些“后生”，既有大学生，也有中小学生，与我校皆有一些亲缘，也是我校文脉的负载者、传承者与开拓者。可喜的是，从文集可见，他们饱有人文情怀，品位不俗。有年轻人的参与，学校才有希望。今天的云大，十万师生共同推动着学校的发展。百年名校，生机勃勃，正如石鹏飞教授所言：“孰言九秩老，钟铎接天闻。”

时值东陆园银杏叠翠，卿云丽天，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银杏雅集诸君，高情雅趣，以文会友，彬彬其盛，大可称赏。

是为序。

2018年仲秋于东陆园

序

镌刻在银杏年轮中的美文佳诗

——喜读《银杏集》

张永权

在2018年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云南省文联原老领导、文艺评论家史宗龙同志，把厚厚的一大本即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诗歌集《银杏集》书稿交给我，希望我尽快读完后，写点关于该书的评论文字。我捧着这部厚重的书稿，想到近期正在进行的一些要求急迫的指令性文事，的确有些为难。宗龙同志也许看透了我的心事，连忙说，这部书主要是云南大学的老师们创作的，他们大多是教授、副教授和校、院领导，热爱文学，在繁忙的教学、科研、行政工作之余，创作了这些诗文，有的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不少作品质量不错，实在难得。他还拿出一本由他和张文勋先生作序，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的《洋葱集》，告诉我这也是他们创作的。宗龙同志热情、真诚的推荐，让我感动，不禁想到在文学不断被边缘化的今天，难得有这样一群热爱文学，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用于创作的人，更是对他们充满了敬意。自然，这也是云南大学优秀的文学传统代代传承的美好见证。著名的文学大师李广田先生担任过校长的这所大学，从老师到学生中，都走出了影响中国文坛的不少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

凝望着《银杏集》的书名，不禁让我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住在与云南大学一街相隔的翠湖之滨的省文联时，我走进云大校门，穿过金黄色银杏叶铺满的大道，去和银杏文学社的同学们一起讨论他们文学作品的情景。见到一批激情浪漫的青春诗人，充满文气的散文作者，

他们让我看到了文学的希望。不过几年时光，就从他们中走出了像于坚等一批杰出的诗人、作家。今天，当我拜读《银杏集》中的这些作品时，一种亲切感便油然而生。特别是当我读完了即将付梓的这些诗文后，禁不住拍案叫好。别看这本书的作者大多不是什么作家、诗人，但他们却写出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集，是一部具有文学品质和审美品位的散文诗歌集。虽然不能说所有作品都很优秀，但其中不少的诗文，也可称之为美文佳诗。作为今天这个时代云大人自己创作的作品，那些高大的银杏树把它们镌刻在新的年轮上，和过去云大人的作品一样，都为这所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大学增光添彩，必将成为云南大学文化史册中的美丽篇章。

此时，金风拂过南国大地，处处一片丰收景象。《银杏集》中的作品，如云南大学那些高高挺立的银杏树，春华秋实，硕果累累。面对这部厚重的作品集，编者根据作品的题材、思想内容进行分类，把全书编为“拾级问道”“银杏恋歌”“书山掏宝”“山水览胜”“清友毓灵”“芳华弥馨”“雏凤清声”七个栏目，每个栏目的标题都溢雅流韵，文采飞扬，具有引人品读的诱惑力。这里不想按它的归类评析，只想从本书作品的三个特点，谈谈个人的读后感。

一是这部作品集，充满了真情实感，具有真实的文学品格，特别是大多数的散文作品，写真人，记真事，抒真情，写出了“真文字”的散文魅力。

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在几千年的散文史上形成的文本个性就是真实两个字，它从取材到书写，讲求的就是真实，虽然有的散文作品也有某些虚构的成分，但虚构对散文而言，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这也是散文和小说、戏剧等作品的最大区别。

《银杏集》中的所有散文作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者所写的是他们亲历、亲为、亲阅的人生经历及相关的人和事，用一个人的眼光来反映一所大学的时代沧桑，用一个人的经历来书写一个时代的风雨历程，用一个人的见闻来呈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命运，用一个人的感受来抒发在伟大时代进程中的喜怒哀乐。这类作品几乎贯穿在全书的七

个栏目中。钱新宇的《此生有幸为人师》，用从教的“开关之间”“师生之间”“进退之间”，于人生细节、故事之中，用精短的文笔，书写着自己的从教经历，也写出了一所学校繁荣发展的历程。徐嘉文的《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叙写缅怀生物学家朱彦丞教授的生命之光，不仅写出了大家风范，也折射出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影响力。还有石鹏飞的《仲牧先生二三事》，余建忠的《教育缘》，段瑞秋的《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张晓萍的《银杏树之恋》，杨军的《公孙树》，丽亚的《搬家记》，蔡红华的《一位理工男校长的“三度”空间》，张玉的《这一刻，属于我们》，韩卫军的《心灵中的师父》，周铭的《老井》，徐嘉文的《小报能办大事》，石鹏飞的《第一次上课》等，无论是文还是诗，都是以自己经历和亲闻，写真人，记真事，抒真情，以小见大，充满了真情实感，好一个“真”字了得！见证了散文讲究“真文字”的亲合力与诗歌抒真情言真志的感人的艺术魅力。即所谓“真亦善”“真亦美”“善亦美”，从而达到“真、善、美”的境界。这部作品集中，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因为一个“真”字，才使之成为美文佳诗，具有文学的真正品格。

二是《银杏集》中的作品，虽多为小诗短文，但大都具有一定的艺术空间和审美品位，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集。

从某种角度上看，散文和诗歌，都是感情的艺术，也是浓缩的艺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杯茶要是水加多了，就淡而无味。文味和诗味在什么地方？在含蕴，在可品。这部作品集的作者们，虽不是专业作家，但他们大多是教授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广博的学识，他们创作的这些散文、诗歌，很讲究营造艺术空间，散文注重内容美、细节美、文字美，可读、可品、可思。诗歌善于运用诗歌艺术特有的手段，浓缩成精品佳酿，意境优美，境界深远，诗语新颖精练，含蓄有味，诗意浓郁。

下边，择取这部书中的几篇作品略加分析，就可见其不菲的文学品位。

书里石鹏飞的散文，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味道，是一种可品的散文味道。他善于用生活细节和简洁精美的文字，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营造出属于他散

文的特别味道。他那篇《仲牧先生二三事》，几个人物小故事和生活细节以及仲牧先生的语言，都非常个性化，写出了一个文品风雅的老知识分子的生动形象，也溢出了人物散文的特别味道。因石鹏飞的住房拆除，仲牧先生就把自己的厨房让他居住，说“倘不嫌弃的话，就住到我的小厨房来吧，我又不煮饭。‘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文绉绉的几句话，活脱出一位老先生的文雅形象。老先生要出差了，独身一人的他便把房子交石鹏飞看守，但特别关照：“这盆文竹是我的心爱，我走后，你要经常浇浇水。”先生回来，他完璧归赵，“却见先生正抽着烟，脸有愠色”，便问“先生何不高兴？”先生却反问“你浇了文竹没有？”当得知“浇呀，每天洒洒水”后，仲牧先生一声长叹：“哎哟，其实你一桶水浇下去就行了，隔几天再浇。”进而说出不高兴的原因：“你看这文竹已经有点枯黄，就像隔一阵子看到你的爱人，乌丝中竟有星星白发，自然不高兴了。”石鹏飞告诉先生他是不懂怎样浇文竹后，还乘机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调侃了一下：“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先生听后“愠色少解”。这里的一个文竹的细节，对于独身的老先生，极具象征意义，他的生气，他听学生调侃后的解气，都非常生动地写出了一个人独身知识分子内心的精神依托，也呈现出了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加上简洁幽默有趣的对话文字，属于一个性情作者的散文味道，就这样自然让读者感觉到了。余建忠的《教育缘》写一家五兄妹均为教师，作者妻子也是教师，文中有一个细节，他们兄弟姐妹五个走在街上，有人喊一声余老师，兄妹五个都一起回头答应，便呈现出了一个教育之家的奇特景象。

该书反映云南大学名师大家的诗文很多，写张文勋先生的就有不少，如王义明的词《西江月·拜师文勋先生》，抒写师生深情，真切动人。王义明是云大老校友，又是文勋先生的关门子弟，今“有幸拜师门下，感知仁爱肝肠”，点亮诗画人生，怎不“由衷景仰”？进而讴歌一代文师那“银苍玉洱孕诗香”“啸傲天涯路上”的奇伟人生，扩大了拜师言情诗的内涵。再让我们读读刘绍怀的《和张文勋先生》：“谢君惠赐好诗篇，情透墨香睿哲言。窃意唱和怯才浅，惶恐仰止高山前。得识先生信有缘，沐教更知大师贤。杏坛功成桃李茂，文勋光耀南国天。”一首

七律不仅情真意切地抒写了诗人对文勋先生高山仰止般的崇敬，呈现了作者求教大师的真诚和他们之间赋诗唱和的情谊，更是展现了文勋先生桃李满天下，光耀南天的巨大成就与大师风范，具有深远宏大的诗空境界，显示了诗人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写文勋先生的多篇散文，像张晓萍的《银杏树之恋》中的亲情，朴实而天真，力透纸背。段瑞秋的《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是一篇让人读了心生共鸣的真正美文。作者从聆听文勋先生讲授中国古代美学的“空灵之美”所受到的教益入笔，从而和先生结成了美好的师生情谊，没有血缘，胜似血缘，犹如父女般相互牵挂。作品娓娓道来，字含情，句入心，直逼读者灵魂。特别是文勋先生在老伴去世后，与新的师母之间的那段黄昏恋，被作者抒写得如此的美好，对人物神态细微动作和语言的描写，自然、真实、生动，给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可谓其情之真、其言之善、其景之谐，让人动容。那心底的浪漫和纯真，充满了浓浓的诗情画意。正如晓雪先生所言，有时候，晚霞比朝霞更加美丽。作者自然地回忆到听文勋先生讲授空灵的“无极之美”的情景，老师和师母不就是一段难得一见的生命美景么？读瑞秋这篇散文，也就品出了真正美文的味道。瑞秋是从写诗走进文坛的，如今已是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女作家，她这篇美文也可称之为诗散文。而张荔的《茶情》写茶写人生，写喝茶的人生感悟，抒情的笔调，却反映了普洱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读《茶情》，品普洱茶的味道，品出的是茶文化的文化魅力。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如杨中碧的《童年的云大记忆》，侯丽华的《珠江源密语》，李孝文的《云大：滋润我心灵的鸡汤》，半夏的《十字路口迷失一匹白马》，王凝露的《纸笔伺候》，李月瑾的《家的味道》等等，都是可读可品有味道的散文。

收入这本《银杏集》的诗歌作品，给我印象深的主要有王义明、刘绍怀、和家胜、杨军、陈发生、李孝文、周铭、徐枫、马文静、张玥、李妍霖、王骁冉、李唯可、陈虹澍等人的作品。可喜的是一批中小学生的诗歌，天真烂漫，想象新奇，就像夜空中奇幻的小星星，预示着这些小诗人未来的灿烂前景。

诗歌是一种具有变形和浓缩特点的艺术形式。清人吴乔的《围炉诗话》有句名言：“文出正面，诗出侧面，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说的就是诗歌艺术变形的品性。写诗就像把粮食酿成酒一样，要通过发酵、蒸酿使固态的粮食变成了液态的酒浆，诗人在创作中，通过这一根本的变化，才使生活素材变成了诗歌，英国诗人雪莱也说过“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而与变形相关的浓缩特点，就使诗产生了含蕴有味耐品的艺术魅力，也就是诗的含蓄。严羽的《沧浪诗话》有一段关于含蓄的精彩文字：含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就要求诗必须含一蓄十，以少胜多，以小见大，既浓缩而又虚怀若谷。即以短小的篇幅，精练的诗语，去蕴含博大的艺术境界。这也是中国诗学的优秀传统。可惜我们现在的一些新诗人的所谓诗，没有境界，语言杂芜，冗长无味。蹩脚的“诗”充斥诗坛，甚至垃圾诗、黄色诗也可获大奖，败坏了新诗的名声。

在《银杏集》这部作品集中，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大多能遵循“诗就是诗”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佳作不少，像和家胜等诗人的一些小诗，颇引人注目。例如和家胜的《老教授》《拾起一片银杏叶 拾起一个秋天》《东陆园情思》，徐枫的《惜别讲台》，杨军的《女神》，马文静的《翔》，红旗小学儿童习作者李妍霖的《星空》《掌声》，李唯可的《地球引力》等等，都是运用诗歌特有的艺术手段，创作出的真正之诗，含蓄之诗。《老教授》只有四行：

举一头白雪
照亮学子
黑夜里读
星星

精练的诗语，浓缩的内涵，陌生化的变形用词，造就了这首小诗含蓄的诗味。如果说用白雪来喻老教授辛劳一生的白发，还显一般化，那么，

作者在炼词炼意上，炼出一个“举”字来，就增加了白雪这一象征意象的分量，那是多少时光、多少知识的积累和多少日夜的辛劳，才铸就了一位老教授的白发呀！它“照亮学子/黑夜里读/星星”，显示了诗语陌生化的艺术魅力。老教授给学生传授知识，用一句“照亮学子黑夜里读星星”，不仅是暗喻的诗语，更能以少胜多，扩大了小诗的艺术空间，以一种虚实相生的“空灵之美”，让人神往和品味，颇有诗完味没尽的含蓄，可谓小诗不小。无论长诗还是小诗，只要作者遵循诗歌艺术的特有规律创作，就会写出好诗来。《女神》是诗人杨军献给一位即将做母亲的年轻女性的赞美诗。她静坐在公园的亭子里，在一片绿色的天地中，她“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柔与满足/轻轻隆起的是生命的曙光/悄悄来到的是希望的序曲/静静等候的是明天的日出……绿与绿的接力/是生命的接绿……”全诗用一系列象征、隐喻的意象，来抒写一位即将做母亲人的心灵之光，没有一句怀孕之类的直写，但却处处充满了生命的勃发与希望，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在《银杏集》的旧体诗词中，也有不少好诗，如王义明的《喜迁莺·春思》《蝶恋花·秋恋》《西江月·老挝行》，刘绍怀的《东陆园遐思》《春日访农家》，陈发生的《沁园春·云大抒怀》，杨军的《九月情》，周铭、周晴、杨军、吴三祥、杨云怡、李向阳、丽亚、张玉、李月、李孝文、陈燕、马文静、官继鸿等人的《泽湖唱晚》组诗，无论境界、炼词炼意、对仗、韵律、平仄和诗语，都各有亮点。王义明的诗词，见证了这位女诗人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修养，抒情言志，尽在优美的意象和诗情画意之中。让我们来看看她的七律《蓦然回首》：

疏柳轻烟几缕风，蓦然回首已年终。
 长年看尽花开落，今岁沐风洗倦容。
 万里征帆起烟雾，千江流水送飞鸿。
 我心素白存清气，雾在海西我在东。

这首感悟人生，抒写诗人心志的律诗，不仅对仗工整，音韵平仄和律，而且境界幽深，开篇的“疏柳轻烟几缕风”“今岁沐风洗倦容”，喻人生在不经意之间就如风而过。疏柳轻烟、花开花落，看似轻松，因在回首之间一个“倦容”的意象，实则抒写出了人生的风雨历程，表面轻松，实为深沉。而后四句则在“万里征帆”“千江流水”的宏大意象中，抒写出诗人心存鸿鹄之志而又怀抱素洁清风的人生之路，因此一生之中，哪怕经历风雨坎坷，也是值得的，诗的境界因此而全出，还有给人思考的“千江流水送飞鸿”“雾在海西我在东”的佳句。这也应了王国维所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三是这部《银杏集》的不少作品，具有文史的价值，为今后编写云南大学的校史或有关志书，提供了亲历者的文献资料。

这部作品集，都附有作者简介，他们大多是云大的老教授、老领导和从云大毕业的学子。不少作品以他们与这所云南名校的关系的人生经历为题材，从史的角度，用诗文的形式，生动地书写了云南大学的建校、发展和在中国教育界的巨大影响力。有的则表现了云南大学师生为祖国的建设和在文化学术研究上所做出的贡献。有的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化散文。像秦树才的《方国瑜先生〈云南民族史讲义〉浅识》一文，就是用文化散文的笔法，写出了方国瑜的《云南民族史讲义》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贡献。浅析了这部民族史讲义的内容和意义，指出了他在云南民族史研究上的开创性成就，探索了方先生从传统史学家向马列主义史学家的转变道路。我认为这篇文化学术作品，具有史的价值，对我们坚持文化自信也有现实的意义。周铭的《爱的吟唱》是专门研写中国新诗流派之“湖畔诗派”的学术性散文，对湖畔诗派产生的背景、作品内容、风格和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成员作品的分析和在中国新诗上的地位，作了客观而中肯的评价。在中国百年新诗发展中，当代的一些年轻诗人，对湖畔诗派知之甚少，这篇文章也可算一篇难得的诗史课。作品集中，还涉及一些云南大学发展中的逸事，甚至校名的集字、校牌的制作等，虽为细节，但却是校史上不可或缺的。关于